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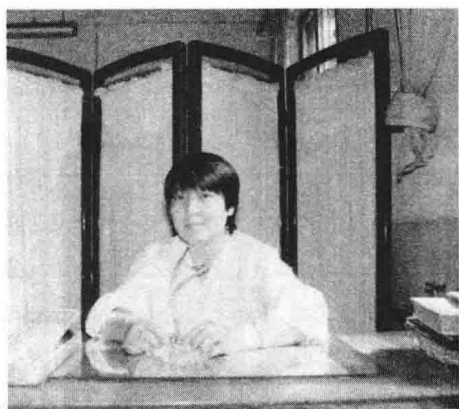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女心理师（下）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1982年毕淑敏任卫生所所长



20 世纪 70 年代毕淑敏在长城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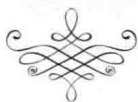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多年前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比眉毛还细的广告 / 001

我需要膀大腰圆长得像鲁智深的心理师 / 028

人的一切弱点，心理师都具有 / 053

没有任何一块木头是脏的 / 062

负载高尚灵魂的躯体是痛的 / 096

重要的是情感上和记忆中的真实 / 107

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 / 138

你这种笑法，要么大智若愚，要么是不学无术的傻瓜 / 165

假装得久了，就变成真的了 / 206

沮丧就像铁锈一点点堆积起来 / 219

你一定要做大…… / 231

不必知道你的过去，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/ 243

江湖事，都可以推倒重来 / 253

你曾经让我身处地狱，我却从那里出发，走向了天堂 / 269

附录 / 278

编辑说明 / 282

比眉毛还细的广告

装修完了。

贺顿手摸着诊所墙壁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淌。快乐的泪是凉的，一直从颧骨滴落到锁骨的窝里，在那里聚集成了一小洼，好像贴了一块光洋。

贺顿满心欢喜地请沙茵来参观，那神情好像是在展示稀世珍宝。“你用的肯定是劣质建材，一股味道。”没想到一推开门，沙茵就捂着鼻子，提出批评意见。

但她说的是事实。因为春天风沙大，到处门窗紧闭，化工原料的味道浓郁呛人，眼睛辣得直想打喷嚏。

贺顿忍住了气，本想说，你身为股东，身不动膀不摇地坐享其成，既没有出过一分钱的资金，也没有拉过一车瓷砖拎过一桶漆料，倒在这里指手画脚。又一想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要以团

结为重，再说沙茵说的也是事实，自己眼睛也很不舒服。淡笑道：“如果咱们有足够的钱，我当然也会买绿色的环保的，可是……”她没有把话说完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沙茵听到这些客观理由，也不好意思，说：“你是既有功劳又有苦劳。我主要怕咱们这样开张迎客，人家一进来就想逃之夭夭，影响声誉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想得是很周到。怎样对付异味呢？”

沙茵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是专门研究环保的，好像有专克甲醛的产品。”

汤小希参观时，倒是赞不绝口，说是从来没看到过如此美丽安详的地方。贺顿听了也不喜形于色，对她的评价不很在意。临终敬老院出来的护工，看到哪里都觉美好。

三个人坐在一起，研究如何招徕顾客。贺顿说：“首先要让大家知道开了一个诊所，才会有人来。”

汤小希说：“最好的办法是贴小广告。”

沙茵说：“不妥。只有修理下水道给空调搬家收购过期药品的才贴小广告。咱们要是也用这个法子，就是自毁声誉。”

汤小希不服，说：“我也知道这法子不登大雅之堂，可经济啊。我下班后可亲自上街操作，连雇人的钱都省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小希热情可嘉，沙茵说得也有道理，咱们的定位很清楚——面向关注心理健康的现代人，应该是有一定经济地位

和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，我们所用的宣传方式，要和这个定位相匹配。”

汤小希沮丧：“好吧。算我没说。”

一时冷场。柏万福走进来，说：“三位女将，我给你们沏了点好茶，一边喝一边讨论，省得上火。”

汤小希说：“谢谢姐夫。你也不要端茶倒水人前人后的忙了，让我不过意。干脆搬个凳子，一起讨论。”

柏万福连连后退说：“我不行。你们都是股东。”

沙茵说：“既然我们都是股东，我们就一起做了决议，吸收你为候补，让你参加会议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反对。”

沙茵笑道：“反对无效。因为你只是一票，我和小希是两票，从此柏万福和我们享有同样权利。”

这样四个人就围成了一个圆圈，开始讨论用什么法子打知名度。

“我见到亲朋好友就宣传，如果开什么学术会议或是相应的场合，我都会记得介绍咱们这个诊所。”沙茵说。

“这个法子好是好，只是规模有限。况且，只能在学术圈子里造舆论，咱们还得要面向市场。只有真正需要心理帮助的人知道了有关信息，才会找上门来。否则，咱们就是守株待兔死路一条。”贺顿慷慨激昂。

大家一时沉寂。死路一条这个词太煞风景，一个机构，还没正式开张，就讨论到生死大限上去了，不是个好兆头。

柏万福开了口：“说点吉利话好不好？不就是想方设法让人知道吗？这好办。我有一个法子，保管灵！”

三个女人异口同声追问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“出钱，打广告！”柏万福语惊四座。

其实谁都知道这是最直截了当的法子，只是没人说。皇帝的新衣，让柏万福披挂出来。

“还用你说？砸钱谁不会？”贺顿不屑。

“听说很贵。”沙茵担忧。

汤小希双臂抱肩，无话可说。

“我看两条腿走路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贺顿思谋着说。

柏万福不解：“哪两条腿？”

贺顿说：“一条是贴小广告，另一条就是打广告。先要搞清楚广告的价钱，然后再看哪张报纸的读者和咱们的客户群重叠。”大家都说行，汤小希又想起一个关键问题：“咱们怎么收费呢？”

沙茵说：“这个不着急。干起来再定也不迟。”

汤小希嘲笑道：“您这个当老师的真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刚才说到读者和顾客要重叠，你不定出价码，谁是你的客户？你和谁重叠？”

沙茵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柏万福说：“薄利多销。”

沙茵缓过劲来说：“不可。心理师资源有限，只能为中产阶级服务，不可能走薄利多销的路子。”

柏万福说：“中产阶级看的报纸，恐怕就是晚报了。”

汤小希“呸”了一声说：“晚报是给城市贫民看的。我看，要发在商报、晨报都市报，小白领们会看。”

贺顿说：“咱们收费，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。我希望城市贫民也能看得起心理师。”

沙茵说：“那就晚报晨报都登。覆盖面大一些，一网不捞鱼，二网不捞鱼，三网总能捞上鱼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还有一条路，也会对咱们大有帮助。有关信息我也打听了。”

大家问：“什么路？”

贺顿说：“在114台登记咱们的电话号码。这样如果有人需要帮助，他又找不到地方，就会去查。一查就查到咱们了。”

大家问：“那得多少钱？”

贺顿说了一个数字，大家咂了半天舌，最后还是决定出血。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，电话的功能谁敢忽略？做完这个决定，大家的身子都往下缩了一截。

贺顿找到报纸的广告部，一问价钱，吓了一大跳。不要说一版二版这样的黄金地段，更不要说报眼了，就是在报纸的副刊底下韭菜叶宽的一条广告，也要几百块钱。

贺顿不敢擅做主张，再开会时间上也折腾不起，便打电话一一报告情况，要大家再斟酌。钱反正都是贺顿垫支的，另外两人也烦了这种没出路的讨论，都说，做吧做吧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。只要打出了知名度，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做心理咨询，那时候咱就有收入了。

贺顿就和广告公司签了合同，选了星期三的日子登出来。贺顿考虑星期一二白领们都比较忙，可能顾不上看报纸。加上周六周日的报纸也积攒了一大堆，不一定有工夫细细翻阅，广告难得被关注。到了周三，尘埃落定，也许百无聊赖需要心理帮助的人就会看到这条细窄的广告了。

历经沧桑披荆斩棘，难得一次有座上宾的感觉。广告公司对客户十分热情，特别是临交钱的时候，更是呵护备至。贺顿小本生意，先交了一次广告的费用。这种小打小闹在人家那里是毛毛雨，但苍蝇也是肉，广告公司笑纳百川。断定她们以后还会找上门来，便做放长线钓大鱼之图，态度甚是恭敬。

从广告公司出来，贺顿觉得自己成了亚当，被人摘去了一根肋骨。从电信查号台交费出来，贺顿简直觉得肾脏被人摘了一个。人虽然没有了一个腰子，也还能活下去，但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。现在，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。

回到家里，看到婆母在捶腰。贺顿问候：“您不舒服了？”

婆母眼皮也不抬地说：“累的。”

贺顿说：“您多歇息。”

婆母说：“想歇着可歇不了。本想娶了媳妇，我也就熬出头了，可没想到还得为你忙活。”

贺顿不解说：“我要您忙活什么了？”

婆母说：“你是没说什么，可你让我儿子说，也是一样的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从来没让你儿子说过什么。第一我没有那个本事，第二我也没那个需要。第三，最关键的一条，我没那个胆量。”

婆母说：“我就爱听你说的这第三条。”

贺顿说：“爱听我也不多说了，您知道就行了。您到底是干什么累着了？”

“贴小广告啊。我儿子让我干的，说我要是不干，他就得自己去干。现在风声很紧，见一个抓一个。他那个熊样，一出手就得让人逮个正着。还是我老婆子亲自出马吧，不容易引起怀疑。就是真让人抓着了，求求人家看我满头白发也好放一马。”婆母说着，一边把手伸出来让贺顿看，指间还被糨糊黏连着，好像鸭蹼。

贺顿不知说什么好，又是感动又觉承担不起，说：“妈，您就别去了。我们的客户不是靠这样吸引来的。”

婆婆不乐意了，说：“热脸贴了一个冷屁股。”

贺顿回了屋，柏万福说：“我妈并没有真生气。”

贺顿自说自话：“还有两天清闲日子。”

柏万福说：“这话怎讲？”

贺顿说：“查号台电话开通和报纸上广告开花，都是后天。到时候就像秋收三抢，大忙。”

柏万福是：“咱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。”拉贺顿上床。

贺顿指指门外，低声说：“不行。”

柏万福说：“她最近好多了。不跟卫兵似的了。”

柏万福又说：“我买了消除污染的喷剂，一天往诊所里喷好几回，估计到后天，基本上就没味了。”

周三到了，贺顿早早爬起来，到诊所电话旁候着。为了节省钱，她在晨报晚报商报上的广告，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“佛德心理诊所，资深心理医生，电话XXXXXXXXXX”。在查号台的登记，更是仅有电话。因为没有具体的地址，所以任何对诊所感兴趣的人，都不会直接找到这里来，只能先来电联系。诊所好比未知小岛，就算布满奇花异草珍禽走兽，也是孤悬海外无人识。电话是诊所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。

灰色的电话似一摊晒得半干的牛粪，无声无息地堆积在那里。贺顿想起小时候点燃牛粪火的情形。牛粪火是很好看的，有各种色调和层次，像一朵牡丹花，诱人想深入进去……打住，等待。贺顿端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，一伸手就能把电话抓起来，默默地等待着。现在，是早上7点钟了，白领们已经起身了。在城